

增修
補註
正續
歷代
通鑑
輯覽

唐

代宗皇帝

〔己酉〕大歷四年春正月郭子儀入朝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恐其相結密使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于公子儀不聽將士請束甲以從子儀曰吾國之大臣彼無天子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爲乃從家僮數人而往朝恩驚問其故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夏五月以僕固懷恩女嫁回紇初僕固懷恩死上憐其有功置其女宮中養以爲女回紇請以爲可敦五月册以爲公主遣兵部侍郎李涵送之涵奏

祠部郎中董晉爲判官至回紇回紇言唐約我爲市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取之涵懼不敢對晉曰我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爾賜不既多乎爾之馬歲至吾數皮而歸資邊吏請致

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晉拜既又相帥南面序拜皆舉兩手曰不敢有意大國董晉字

混成河中虞鄉人數皮歸資言馬之死亦計皮而與之直也

六月郭子儀徙鎮邠州子儀遷邠州其精兵皆自隨餘兵使裨將將之分

守河中

時朔方軍士久居河中頗不樂徙往往自邠逃歸行軍司馬嚴鄧宇叔敖華州華陰縣人

冬十月杜鴻漸卒。鴻漸病甚，令僧削髮，遺令爲塔以葬。

以裴冕同平章事十二月卒。元載以冕老病易制，故舉以爲相。受命之際，舞蹈仆地，未幾而卒。

〔庚戌〕五年春三月，魚朝恩伏誅。朝恩專典禁兵，勢傾朝野，陵侮宰相，每

奏事，以必允爲期。朝廷政事有不預者，輒怒曰：「天下事不由我者邪？」上

聞之不懌。元載乘閒奏朝恩專恣不軌，請除之。上令載爲方畧。朝恩入殿，常使射生將周

皓，將百人自衛。又使陝西節度使皇甫溫、握兵於外，以爲援。載皆以重賂結之，徙溫爲鳳翔節度使，溫至京師，載因與溫及皓密謀誅朝恩。既定計，白上，上以

寒食宴貴近于禁中，載守中書省，宴罷，朝恩將出，上責其異圖。皓與左右

縊殺之，以尸還其家，賜錢以葬。

罷度支轉運常平鹽鐵等使，委宰相領之。

以楊綰爲國子祭酒。徐浩字季海，越州人。爲吏部侍郎。元載既誅，魚朝恩上寵任

益厚，載遂志氣驕溢，自謂有文武才略，弄權舞智，政以賄成。吏部侍郎楊

綰典選，平允，性介直，不附載。嶺南節度使徐浩貪佞，傾南方珍貨以賂載。

載以綰爲國子祭酒，引浩代之。載有丈人來從載求官，但贈河北一書而遣之，丈人不悅，行至幽州，私發書視之，無一言，惟署名而已。丈人不

得已試謁，判官開有載書，大驚，立白節度使，遣大校以箱受書，館之上舍，贈絹千匹，其威權動人如此。

秋七月以李泌爲江西觀察判官。上悉知元載所爲以其任政日久欲全始終因獨見深戒之載猶不悛上由是稍惡之載以李泌有寵于上忌之會江西觀察使魏少遊求參佐上謂泌曰元載不容卿朕今匿卿于魏少遊所俟朕決意除載當有信報卿可束裝來乃以泌爲江西判官且屬少遊使善待之

〔辛亥〕六年春二月詔李抱玉專備隴坻注見前河西隴右山南副元帥李

抱玉上言凡所掌之兵當自訓練今自河隴達于扶文二州皆唐置文州今甘肅文縣是扶州故城在

文縣徵外綿亘二千餘里撫御至難若吐蕃兩道俱下臣保固汧隴汧水隴山相連故曰汧隴

則不救梁岷二州見前進兵扶文則寇偪關輔首尾不贍進退無從願更擇

能臣委以山南使臣得專備隴坻詔從之

秋八月以李栖筠爲御史大夫元載所擬官多非法恐爲有司所駁奏凡

別敕除六品以下官乞令吏部兵部無得檢勘上雖從之然益厭其所爲

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爲腹心漸收載權內出制書以栖筠爲御史大

夫宰相不知載由是稍屈徐浩弟侯莫陳悅爲美原尉浩屬京兆尹杜濟虛以知驛奏

上怒浩憾及濟虛皆坐貶朝廷稍肅怨怨晉敷美原唐縣元省故城在今陝西富平縣

以韓滉

字太冲

判度支

自兵興以來所在賦斂無度倉庫出入無法國用

虛耗滉爲人廉謹精于簿領作賦斂出入之法吏不敢欺亦值連歲豐穰

邊境無寇倉庫蓄積始充

〔壬子〕七年春正月回紇使者犯朱雀門

回紇使者擅出鴻臚寺掠人子

女所司禁之毆擊所司以三百騎犯金光朱雀門上遣中使諭之乃止其

後屢出殺人上皆不問至明年使者辭歸

回紇自乾元以來歲求和市每一馬易四十緡動至數萬匹而馬皆驚瘡無用朝廷

苦之所市多不能盡其數及使者歸上欲悅其意命盡市之載賜遺及馬價共用車千餘乘

秋七月盧龍將吏殺其節度使朱希彩冬十月詔以朱泚代之希彩殘虐

孔目官李懷瑗因衆怒伺閒殺之衆未知所從經略副使朱泚弟滔潛使

百餘人于衆中大言曰節度使非朱副使不可衆皆從之泚遂權知留後

遣使言狀詔以泚爲節度使

自安祿山反幽州兵未嘗爲用及泚爲節度明年八月遣其弟滔將兵五千詣涇州防秋上大嘉勞賜甚厚

〔癸丑〕八年春正月昭義節度使薛嵩卒

嵩子平

字坦

年十二將士脅以

爲帥平僞許之既而讓其叔父嵩夜奉父喪逃歸鄉里制以嵩知留後

二月永平節度使令狐彰

字伯陽京兆富平人

卒初彰爲史思明滑亳二州刺史自

歸朝肅宗以爲滑亳節度使

彰承亂離之後治軍勸農府廩充實時藩鎮率皆跋扈獨彰貢獻未嘗闕歲遣兵三千詣京西防秋自齎糧食道

供饒皆不受所過秋毫無犯

及是疾亟遣表稱倉庫畜牧先已封籍軍中將士安堵待命

臣男建等令勒歸東都私第尚書劉晏李勉可委大事願速以代臣及卒將士欲立建建誓死不從舉家西歸詔以勉代彰

秋九月召郇模入見晉州男子郇模以麻辮髮持竹筐葦席哭于東市人

問其故對曰願獻三十字一字爲一事若言無所取請以蓆裹尸置筐中

棄于野京兆以聞上召見賜新衣館于客省其言團者請罷諸州團練使

也監者請罷諸道監軍使也

事見元載傳餘二十八字史不傳

吐蕃寇涇邠郭子儀遣渾瑊拒卻之吐蕃寇涇邠渾瑊將步騎五千戰于

宜祿

後魏縣明改長武今屬關中道

宿將史抗等不用命官軍大敗

馬璘亦敗爲虜所隔段秀實發城中兵出陳東原吐蕃稍卻璘

乃得

郭子儀謂諸將曰敗軍之罪在我不在諸將然朔方兵精聞天下今

爲虜敗何以雪恥渾瑊曰今日之事惟理瑊罪不則再見任子儀赦其罪

使將兵趣朝那

注見前

虜欲掠汧隴鹽州刺史李國臣

河曲人

曰虜乘勝必犯

郊畿我掎其後虜必返顧乃引兵趣秦原

注即秦亭見前

鳴鼓而西虜聞之至百

城

亦曰百里城在今甘肅靈臺縣西

返渾瑊邀之于隘盡得其所掠

馬璘亦出精兵襲虜輜重殺數千人虜遂遁去

〔甲寅〕九年春二月郭子儀入朝子儀言朔方國之北門戰士耗散存者

什一而吐蕃兼河隴之地雜羌渾之衆勢彊十倍願更于諸道各發精卒

成四五萬人則可以制勝矣

子儀嘗奏除州縣官一人不報僚佐以爲言子儀曰兵興以來方鎮跋扈凡有所求朝廷必委曲從之蓋疑之也今

子儀所奏朝廷以其不可行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也諸君可賀矣又何怪焉聞者皆服

九月盧龍節度使朱泚入朝

初朱泚遣弟滔奉表請入朝自將防秋上喜

爲築第京師以待之泚至蔚州

注見前

有疾諸將請還泚曰死則與尸而前

至京師宴犒甚盛泚請留闕下以弟滔知留後許之

〔乙卯〕十年春正月田承嗣反夏四月發諸道兵討之

先是田承嗣爲安

史父子立祠謂之四聖且求爲相上諷令毀祠而加同平章事以慰之已

復詔以永樂公主

帝之女

妻承嗣之子華欲以固結其心而承嗣益驕慢至

是承嗣誘昭義兵馬使裴志清使作亂志清逐其留後薛萼帥衆歸承嗣

承嗣引兵襲取相州上遣使諭止之承嗣不奉詔遂陷洛衛二州初李寶

臣李正己皆爲承嗣所輕及承嗣拒命皆表請討之于是貶承嗣永州

注見前

刺史命諸道兵進討之時朱滔方恭順與寶臣及河東節度使薛兼訓

攻其北正己與淮西節度使李忠臣攻其南承嗣以諸道兵四合懼奉表

請束身歸朝既承嗣遣使說正己正己按兵不進

初正己遣使至魏州承嗣囚之及是禮而遣之復遣使盡藉境

內戶口甲兵數之數以與正己曰承嗣老矣蓋死無日諸子不肯進今

王武俊亦說寶臣釋

承嗣

寶臣與昭義節度使李承昭擊禽承嗣將盧子期送京師上嘉其功遣中使馬承倩勞之

聖子尙爾況寇平之後召歸闕下有一匹夫耳承嗣復遣客給寶臣同取范陽寶臣遂

與承嗣通謀選精騎二千夜襲盧龍軍朱滔敗走

〔丙辰〕十一年春二月敕田承嗣入朝先是田承嗣請入朝李正己亦屢

爲之請至是承嗣復遣使上表詔赦其罪聽與家屬入朝

夏五月汴宋軍亂秋七月詔發諸道兵討平之汴宋都虞候李靈曜殺兵

馬使孟鑒北結田承嗣爲援詔以靈曜爲濮州刺史不受遂以爲汴宋留

後靈曜益驕慢悉以其黨爲管內八州刺史縣令欲效河北諸鎮詔淮西

李忠臣永平李勉河陽三城馬燧討之淮南陳少游淄青李正己皆進兵

擊靈曜燧忠臣與少游前軍合與靈曜大戰敗之

先是忠臣、燧、軍于鄭州、靈曜逆戰淮西軍潰忠臣將歸燧

曰以順討逆何憂不克奈何自棄功名堅壁不動忠臣收散卒軍勢復振疑忠臣與陳少游軍合大戰于汴州靈曜敗入城固守忠臣等圍之承嗣遣田悅將兵救

靈曜敗永平淄青兵乘勝進軍汴州城北忠臣遣裨將李重倩

本奚人

將精

騎數百夜入其營縱橫貫穿斬數十人而還營中大駭忠臣燧因以大軍

乘之鼓譟而入悅衆不戰而潰靈曜夜遁永平將杜如江禽之李勉械靈

補記
曜送京師斬之

冬十二月涇原節度使馬璘卒

璘疾亟以行軍司馬段秀實知節度事秀

實嚴兵以備非常璘卒都虞候史廷幹等謀因喪作亂秀實知之表奏入

宿衛分徙其黨補以外職不僇一人軍府晏然

璘之卒也軍中奔哭者數千人喧咽門屏秀實悉不聽入命押牙馬

頭治喪事于內李漢惠接賓客于外妻妾子孫位于堂宗族位于庭將佐位于前牙士卒哭于儀

伍百姓各守其家有難立偶語于衢路輒執而囚之非謚喪從行者無得遠送致祭拜哭皆有儀

節送喪近遠皆有一定處違者以軍法從事

丁巳十二年春三月詔復討田承嗣既而釋之承嗣竟不入朝又助李

靈曜上復命討之承嗣上表謝罪上亦無如之何復其官爵令不必入朝

後二年承嗣死以其姪悅爲留後

誅元載貶王縉爲括州刺史

載縉俱納賄賂又以政事委羣吏上欲誅之

獨與元舅金吾大將軍吳湊

漢陽人肅宗章敬皇后弟

謀之會有告載縉夜醺圖不軌者

上命湊收之命吏部尙書劉晏與御史大夫李涵等同鞠之皆伏罪賜自

盡劉晏謂李涵曰故事重刑覆奏況大臣乎且法有首從更宜稟進止涵

等從之上乃誅載而貶縉載妻子皆伏誅

有司籍載家財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

夏四月以楊綰常衮同平章事綰性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

儀方宴客聞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驕從甚盛即日省之

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徹之

初元載以仕進者多樂京師惡其偏已乃薄其作于是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

貨至是給募給家糧春冬衣者謂之官健差點土人春夏歸農秋冬追集給身糧醬菜者謂之闌常數其召募給家糧春冬衣者謂之官健差點土人春夏歸農秋冬追集給身糧醬菜者謂之闌給定節度使以下至主簿尉俸祿增多益寡上下有敘法制粗立開元中詔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謂之堂封及載緡爲相日賜御饌可食十人遂爲故事奏奏停之又欲辭堂封同列不可而止

時人識養賢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所以

秋七月司徒楊綰卒

諡曰簡文

上方倚楊綰使釐弊政會綰有疾卒上痛悼之

甚謂羣臣曰天不欲朕致太平何奪朕楊綰之速也

以顏真卿爲刑部尙書楊綰常袞薦之也

九月以段秀實爲涇原節度使秀實軍令簡約有威惠奉身清儉室無姬

妾非公會未嘗飲酒聽樂

以李納爲青州刺史李正己先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

注俱見前

十州之

地及李靈曜之亂諸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爲己有又得曹濮徐兗鄆

五州因徙治鄆使子納守青州

是時田承嗣據魏博相衛渚貝檀七州李寶臣據恆易趙宋深冀滄七州梁崇義據襄鄆均房復鄆六州相與

根蟠結雖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令官爵甲兵租賦刑殺皆自專之上寬仁一聽其所爲朝廷或完一城增一兵輒有怨言以爲猜貳常爲之罷役而自于境內築壘繕兵無虛日以是雖在中

國名藩臣而實如疆貉異域焉廬州唐置今直隸清豐縣是復州後周置今湖北沔陽縣是餘注俱見前

〔戊午〕十三年春正月回紇寇太原二月代州都督張光晟盩厔人擊破之

回紇入寇太原押牙李自良

兗州泗水人

曰回紇精銳難與爭鋒不如築二壘

于歸路以兵戍之虜至堅壁勿與戰彼師老自歸乃出軍乘之二壘扼其

前大軍蹙其後無不捷矣留後鮑防

字子慎襄陽人

不從逆戰敗還回紇縱兵大

掠代州都督張光晟擊破之于羊武谷

亦曰武峪在西崞縣今有堡

乃引去上亦不問

回紇入寇之故待之如初

冬十二月郭子儀入朝

子儀入朝命判官杜黃裳

字遵素京兆萬年人

主留務李懷光

陰謀代子儀矯爲詔書欲誅大將溫儒雅等黃裳察其詐以詰懷光懷光

伏罪于是諸將之難制者黃裳矯子儀之命皆出之于外軍府乃安

子儀嘗以

使張曇剛率輕己孔目官吳曜因而構之奏曇扇動軍衆誅之掌書記高郢力爭子儀不聽奏貶郢既而僚佐多以病求去子儀悔之悉薦于朝曰吳曜誤我遂逐之高郢字公楚衛州人

以路嗣恭爲兵部尙書

上召李泌入見語以元載事曰與卿別八年乃能

除此賊不然幾不見卿對曰陛下知羣臣有不善含容太過故至于此上

因言路嗣恭初平嶺南獻琉璃盤徑九寸朕以爲至寶及破載家得嗣恭

所遺載盤徑尺當議罪之泌曰嗣恭爲人小心善事人精勤吏事而不知

大體昔爲縣令有能名陛下未暇知之而爲載所用故爲之盡力陛下誠

知而用之彼亦爲陛下盡力矣且嗣恭新立大功陛下豈得以一琉璃盤罪之邪上意乃解以嗣恭爲兵部尙書

〔己未〕十四年春正月以李泌爲澧州刺史常袞言于上曰陛下久欲用李泌昔漢宣帝欲用人爲公卿必先試理人請且以爲刺史使周知人閒利弊俟報政而用之

三月淮西將李希烈遼西人逐其節度使李忠臣詔以希烈爲留後李忠臣

貪殘好色悉以軍政委副使張惠光惠光挾勢暴橫軍州苦之都虞候李希烈其族子也爲衆所服因衆心怨怒殺惠光而逐忠臣忠臣奔京師以希烈爲留後

夏五月帝崩葬玄陵在陝西富平縣西北壇山太子卽位是爲憲宗上崩遺詔以郭子儀攝冢宰

太子卽位動遵禮法食馬齒菜名莫也羹不設鹽酪

閏月貶崔祐甫爲河南少尹時議羣臣喪服常袞以爲禮臣爲斬袞三年

漢文權制猶三十六日玄宗以來始服二十七日古者卿大夫從君而服羣臣當從皇帝二十七日而除其天下吏人三日釋服自遵遺詔崔祐甫以爲遺詔無朝臣庶人之別皆應三日釋服相與力爭聲色陵厲袞不能

堪乃奏祐甫率情變禮貶之

貶常袞爲潮州刺史以崔祐甫同平章事初肅宗之世天下務殷宰相常

有數人更直決事或休沐歸第詔直事者代署其名而奏之自是踵爲故

事時郭子儀朱泚雖以軍功爲宰相皆不預朝政袞獨居政事堂代二人

署名奏貶崔祐甫既而二人表其非罪上問卿彛言可貶何也二人對初

不知上以袞爲欺罔貶爲潮州刺史而以祐甫代之聞者震悚時上居諒

陰委政祐甫所言皆聽羣臣喪服竟用袞議初至繼以後天下用兵官爵冗濫元

弊四方奏請一切不與而無所甄別賢愚同滯祐甫欲收時望作相未三百日除官八百人前後

相矯終不得其適上嘗謂祐甫曰人或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臣爲陛下選擇百官不敢

諳其才行而用之上以爲然尊郭子儀爲尙父加太尉兼中書令子儀以司徒中書令領河中尹靈州

大都督關內河東副元帥性寬大政令頗不肅代宗欲分其權而難之至

是詔子儀爲尙父加太尉中書令所領副元帥諸使悉罷之以其裨將李

懷光爲河中尹常謙光爲靈州大都督渾瑊爲單于大都護分領其任以上

山陵近禁屠宰子儀之隸人犯禁金吾將軍裴諝奏之或謂曰若獨不爲郭公地乎諝曰此乃所以爲之地也郭公勳高望重上新卽位以爲羣臣附之者衆吾故發其小過以明郭公之不足畏

上尊天子下安大臣亦可不手

詔天下毋得奏祥瑞縱馴象出宮女

澤州上慶雲圖上曰朕以時和年豐

爲嘉祥以進賢顯忠爲良瑞如慶雲靈芝珍禽奇獸怪草異木何益于人
布告天下自今有此無上獻先是外國累獻馴象上曰象費豢養而違物
性將安用之命縱于荆山之陽及豹舄女滑反似狸蒼黑無前足鬬雞獵犬之類悉縱之
又出宮女數百人于是中外皆悅淄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
屬猶反乎

以李希烈爲淮西節度使代宗優寵宦官奉使四方者還問其所得頗少
則以爲輕我命由是中使所至公求賂遺重載而歸上素知其弊遣中使
邵光超賜希烈旌節希烈贈之僕馬及縑七百匹上怒杖光超而流之于是
中使之未歸者皆潛棄所得于山谷雖與之莫敢受

以馬燧爲河東節度使河東騎士單弱燧悉召牧馬廝役得數千人教之
數月皆爲精騎造甲必爲長短三等稱其所衣以便進趣又造戰車行則
載甲兵止則爲營陳或塞險以遏奔衝器械無不精利居一年得選兵三
萬辟張建封字本立鄆州南陽人爲判官署李自良爲代州刺史委任之

以劉晏判度支先是劉晏韓滉分掌天下財賦晏掌河南山南江淮嶺南滉掌關內河東劍南上素聞

澠括克故罷其利權而以晏兼之

初第五琦始榷鹽以佐軍用及劉晏代之法益精密初歲入錢六十萬緡末年所入逾十倍而人不苦賦

計一歲征賦所入總一千二百萬緡而鹽利居其大半以鹽為漕餉自江淮至渭橋率萬斛備七千緡自淮以北列置巡院擇能吏主之不煩州縣而集事至

六月詔冤滯聽詣三司使及擿登聞鼓

胡三省注唐時登聞鼓在西朝堂之前

詔天下冤滯聽詣

三司使以中丞舍人給

中各一人日子朝堂受詞推決尚未盡者聽擿

登聞鼓自今無得復奏置寺觀及請度僧尼于是擿鼓者甚衆裴諝上疏

曰訟者所爭皆細故若天子一一親之則安用吏理乎上乃悉歸之有司

詔六品以上清望官日令二人待制

以白志貞

太原人

為神策都知兵馬使

宦官王駕鶴典禁兵十餘年權行中

外詔以為東都園苑使以白志貞代之

志貞本名琇珪至是始賜名

恐其生變崔祐甫召

駕鶴與語留連久之志貞已視事矣

遣使慰勞淄青將士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其

欺卻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賜之使將士人人戴

上恩諸道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己慚服天下以為太平之治庶

幾可望焉

明年四月上生日四方貢獻皆不受李正己田悅各獻縑三萬匹上悉歸之度支以代租賦

秋七月罷客省

初代宗之事多留滯四夷使者及四方奏計或連歲不

遣乃于右銀臺門置客省以處之及上書言事孟浪者失職未敘者亦置其中動經十歲常有數百人度支廩給其費甚廣上悉命疏理拘者出之事竟者遣之當敘者任之歲省穀萬九千二百斛

毀元載馬麟劉忠翼之第天寶中貴戚第舍雖極奢麗而垣屋高下猶存

制度及安史亂後法度墮弛將相宦官競治第舍各窮其力而後止時人

謂之木妖上素疾之故毀其尤者馬璘家富有治第京師甲于勳貴及是命獻其園隸宮司謂之奉誠園璘子孫無行資亦尋盡劉忠翼本

宦官特寵食縱與黎幹相交結上即位後或言二人勸代宗立獨孤貴妃子韓王迥皆賜死

罷權酒

以張涉河中爲右散騎常侍上之在東宮也國子博士張涉爲侍讀卽位

之夕召入禁中事皆咨之明日以爲翰林學士親重無比至是以爲散騎

常侍學士如故

八月以楊炎喬琳太原同平章事上方勵精求治不次用人卜相于崔祐

甫祐甫薦炎器業上亦素聞其名故自道州司馬用之琳粗率喜談諧無

他長與張涉善涉稱其才可大用上信而用之聞者無不駭愕旣而祐甫

病不視事是冬喬琳以衰老耳聾罷政事上由是疏張涉涉尋坐賊放歸田里上初卽位疏斥宦官親任執士而涉首以賊敗左丞薛邕亦以爲宜歟觀察使時盜隱官物坐貶宦

官武將皆曰：南牙文臣，誠至巨萬，而謂我曹渴亂，天下豈非欺罔邪？于是上心始疑，不知所倚仗矣。

遣太常少卿韋倫使吐蕃。代宗之世，吐蕃數遣使求和，而寇盜不息，悉留

其使者，俘獲其人，皆配江嶺。上欲以德懷之，以倫為使，悉集其俘五百人，

各賜襲衣而遣之。俘至吐蕃，稱新天子出宮人，放禽獸，威德洽于中國，吐蕃大悅，除道迎韋倫，發使入貢，且致賻贈，上復使韋倫報之。

沈既濟蘇州吳人，上選舉議。自兵興以來，選法益濫，及是，試協律郎沈既濟上

疏議之。議曰：選舉之法，三科曰德也、才也、勞也。然安行徐言，非德也；麗藻芳翰，非才也；累資積

敘，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其六品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其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察而

舉之，加以譴黜，則衆才咸得，而官無不治矣。今擇才于吏部，而試職于州郡，若才職不稱，責于刺史，則

史，則曰：命官出于吏曹，不敢廢也。責于待郎，則曰：量書判焉，資考而授之，不保其往也。責于令史，則曰：按由歷出入而行之，不知其他也。若牧守自用，則罪將焉逃？必州郡之濫，獨換一刺史，則革矣。

以曹王皋字子蘭，明之玄孫為衡州刺史。初，衡州刺史曹王皋有治行，湖南觀察使

辛京杲疾之，陷以法，貶潮州刺史。楊炎知其直，及入相，復擢為衡州。始皋遣

誣在治，念太妃老，將驚而感，出則囚服就辨，入則擁笏垂魚，即貶于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實。

冬十月，吐蕃南詔入寇，遣神策都將李晟等擊破之。吐蕃與南詔時南詔王閣羅鳳死，

孫異牟尋立。合兵三道入寇。扶一出茂州，一出黎雅，會西川節度使崔寧方入朝，上趣之

歸鎮，尋用楊炎言，留寧京師。寧在蜀十餘年，特其地險兵彊，恣為淫侈，朝廷患之，而不